LIBRARY
APR 14 197?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98
L52
1730
V.2

笠翁文集卷之二目次

記

嚴陵西湖記
黑山記
東安賽神記
登燕子磯觀舊刻詩詞記
夢飲黃鶴樓記
兩宴吳興郡齋記
閏月稱觴記

佛日稱觴記
漢壽亭侯玉印記

傳

秦淮健兒傳
義士李倫表傳
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
朱靜子傳

贊

許青浮像贊

目次

范晴齋像贊
梁治湄明府西湖垂釣圖讚
余霽巖使君像讚
吳念菴採芝圖讚
王茂孳像讚
張詩宜像讚
張敬止網魚圖讚
八十四翁張文吾像讚
又題小冊

劉了菴先生像讚
湯聖昭使君像讚
掄仙掄汝掄毓三姪孫像讚
羅上稼像讚
朱駿文像讚
沈亮臣像讚
曹細君方氏像讚
楊子亦禪像讚
佟壽民方伯權書圖讚

鄭乘文像讚
家石菴棠棣芝蘭並茂圖讚
朱文公四季行樂圖像讚
辯
囘煞辯
烏鵲吉凶辯
露布
獬豸討中山狼露布
說

名諸子說

疏

大士宮募田疏

漢陽府重建鼓樓立馬頭募緣引

券

賣山券

誓

曲部誓詞

銘

烏有先生集銘
沒字碑銘
詩筒銘
引
粱夫人壽冊五詩又引
助葬冊引
哀詞引
跋
春及堂詩跋

壽世奇方跋

文

瘞犬文
逐貓文
放鹿文

紀略

朱子修齡倡義熄盜賑饑難民子女紀畧
龍丘邑侯盧公異政紀畧
西湖盜魚人自塞盜源紀畧

耐病解

栖泥論

論

李研齋評
此文亦甚工
不敢效人
正謂西子
捧心何醜
爲妍嫫詐
而艷冶正
於此見文

笠翁文集卷之二

湖上李　漁著　　壻余王頊齡紫臣　仝訂
男　將開[illegible]

記

嚴陵西湖記

武林有西湖。嚴陵亦有西湖。武林西湖有南北二峯。嚴陵亦有二峯。予未至時。意其效顰于杭。莫之神往。歲辛丑。偶經斯地。周將軍以西征奏凱歸。大會賓客。一時鉅公賢豪才人墨客星聚。酒酣耳熱。嚴子首建

貫月然有以大。

玉宏節評

絕似酈道元水經注。

泚湖之議諸客樂從遂移酒核往呼船來至先循岸而眺時日已昃樵擔下雲萬峯變態深淺隱現非一狀楓始丹而未勻有如桃杏初裂羣鷺歸棲林莽又若梨李之爛開景物移人幾認白帝爲青帝客之工詩與畫者皆喜得異料云昔人比西湖于西子言其媚也予謂在杭者綽約而綺麗是既入吳宫者也此則露倩冶於渾朴其在苧蘿村乎舟至而登不施篙楫將軍以黃蓋蔽日即以代帆信風所颺而之焉鼓吹一作魚鳥驚儔蓋前此未之有也銀瓶瀉酒聲與

王宓草評：映帶首句，妙。

濛音樹亂繞寶華三匝而後登巖之寶華亦猶杭之湖心但少亭耳然蘸穢詩聯無從著跡亦正以無亭故是湖以不幸而得幸也鈿子折紅蓼入舟擊鼓催遞以助觴政舟中譁笑與城頭擊柝聲相答環岸觀者如堵謂自有湖來不覯此遊舟中何許人乃能爲此閙荒蕃事噫果如此言則今日非他乃苧蘿女子予歸日進因發一笑顰色催人遊者去而觀者亦散時八月二十有八日同泛者嚴子元復姚子茝石胡子伊人朱子彥兮施子必忠陶使君棄叔周將軍雲

孝硯齋評　閒于卿交　惡樸生

山暨余而入焉

黑山記

環東安而獻狀者實明百丈雞鳴天柱諸峯黑山獨退處於後假不肯入城市觀然以峻而多峯亦卒不克自掩中有一竅竅中土墨色因以得名山形如側雖有濟勝具莫能以攀登自潘氏之先有某公者欲授家政于子而弗遂乃剪芟藤莽取道築室于巔居三年而後歸累[illegible]其[illegible]世孫牧之士楨攻制舉業而避家務亦以[illegible]余辛卯遊東安二潘下山顧

王左道評：入柳州化境也。

余子賢明余與賢明偕法上偕往時方中伏管衣而行至麓無級可拾惟于草木間處緩步而升既至峪如吳牛㡳地喘若者無算而始定然志在登覽雖勞弗倦也二子乃導余縱觀石之奇者千態萬狀草木亦自有其以所見之異異之也俛觀下界綠野如秤千家甚刻爛水鬱然不可涯際余登眺之目自乙酉隱御華而後至此復大暢敘之謂余曰此山之景盛于春秋而衰于冬夏春則爛目無花秋則綉風舞葉最宜若曉霧半收萬峰露頂下方若游此身疑坐島

李承[illegible]　真山水妙[illegible]　妙　大評　此[illegible]　[illegible]　闢巖[illegible]　山[illegible]　借題[illegible]

中其在冬夏則蓊鬱莽蒼之外。無他可喜。此正山容
慘澹時。得免巉彈足矣。胡反譽之乎。余曰。登山如品
詩。春秋設色。反不如冬夏水墨為佳。二子喜予有別
見。於是摘鮮蔬。開藏甕。飲予至醉。日薰微法。上促歸。
二子送余于石門。石門者。兩石夾道中。可入行。蓊天。
設此險以鎖鑰斯峰者也。二子以此為送客之限。遂
別去。約二三里。忽有人策其後曰。日入矣。可疾行。瞑
則有虎。余意二子潛躡予後。回顧杳然。疑為山鬼。法
上指穹隆處。謂余曰。人聲不在天上乎。仰視則二子。

錢牧齋評
世俗侈
相高事神
則有餘濟
人則不足
供耳目翫
好則有餘
輸國家賦
之則不足
有心當世
者。莫不憂
之。笠翁借

同倚危石以目送余自下徂巔相距萬仞而聲之下也。如咫尺則是山之巉險壁立可槩見是用記之

東安賽神記

蘄城縣有土穀祠其神曰劉十三相公者以六月某日爲誕辰邑人爭設祭其爲祭也非止窮山極海亦且變鑄幻珍人工鏤琢之巧無復剩技一城十五鄉男婦耆稚畢集其集也名爲謁神而實則觀祭設祭之家聞人讚奢煩巧則喜有驕色其困貧而致儉朴者不以神之見吐爲憂而憂貽嗤觀者自其時徹祭

頗示微。大有遊覽不備以文詞見好

演劇觀者雖不稍減亦祇如初迨昏暮爲銀花火樹之娛則闐然騷然近祠四五里桑麻豆蔬躪爲赤地夫賽神以祈土穀今土穀先以賽神禱吾不知劉十三相公者此時安乎芒背乎乃至爆竹雷轟火光電作有熾然上昇者有燎然飛舞如龍蛇狀者然此皆零星小技一瞬而盡其耐觀奪目莫如烟火烟火取像浮屠爲七級級爲一故實自下而上不疾不徐樓臺器玩人物花鳥旣宛然逼真亦紛然旁見側出而不可方物洋洋乎大觀哉乃士人猶有少之者謂其

李卓吾評
滿庭積[illegible]

中尚旗數事不若今歲元宵邑使者看燈時所設巧爲大備又一人曰往在留都見某內監所放烟火絕不類此此僅有其名耳噫一遊戲瑣事衆見之廣隘不同乃如是矧越此者乎余其河東豕矣因訊爲此一種所費幾何工幾何上人曰此將硝黄㴑貫須費錢三十貫製月餘可就噫嘻中人一家之產纔三旬耕作之工娛大衆一瞬之耳目乃猶羣施責備無乃傷作者心獨惜此將烽燧來請盡備此料以助火攻而固區區娛耳目爲父老曰往時轉京來陷硝黄充

以憂傷之語吻出之

佚名校評得笠翁詩詞與聯文併此記觀

隸道關一入悉為盜資吾恨矮耳目不蚤耳余為之清歎嗟乎細民拮据終歲被食而外能餘幾錢今賽神一晝夜自設祭演劇以至種種火焰之費亦甚不貲吾又不知劉十三相公者當如何土穀斯民而始不甚背也

范文白曰世人專於事鬼習於事人得笠翁先生此記來風自此衰矣

登燕子磯觀舊刻詩詞記

采石燕子二磯皆金陵雄勝地也江左名山多矣鷄鳴牛首鳳行鍾攝諸山環立于郡之三而登之極高

予之名益光。因載游內幽勝。未遇名人而汲汲無聞者。可勝道哉。

蘇天府評 士之遇不遇。當作是觀。

而爲眺甚遠。然天下之人知其名而莫之至者衆矣。卽上者之民之至者。亦僅十之一二。至于采石燕子。較之諸山一卷石耳。乃四方之人不至則已。至則未有不登者。以其濵江與行人就也。諸山皆去城遠。遊者必專治舟檝。惟士大夫有遊興者能之。儉而慵者。雖近莫登。况遠者乎。然則同一山也。其得地與否。亦有命焉。得地則小者亦榮。否則雖萬丈之高。百里之廣。慕此區區者。而不能學。有自甘寂寞而已。然卽此小者之中。又有幸不幸焉。采石雖濵江。猶去民居數里。

客舫過而不泊既亦弗泊慮萑苻也燕子則客邇民舍行舟往來過此即無住處即日之方中時之未暝客欲兼程而進者又有天作之合使不得遂行則石尤風是也帆之上下必有一阻故此磯登眺之人從無虚日山之得地莫是過矣嗟予命最不辰事事與此山相左乃復與之有緣十至此而九避風避則必登從未有揚帆竟渡者辛亥秋予阻風泊此曾留一聯一詩于亭上好事者以木代石鐫而爲碑後二年與小友王安節月夜泊舟坐飲其上復題詩一律詞

吳念庵評　波瀾愈轉愈濶得此一結尤覺無盡

曹無傚評　小中見大是大家結構

一關居民復梓之志于時日是兩誌罷佩足徵予言之不誣矣一人若是其他可知丁巳首春移家過此余壻沈因伯强予登山欲觀手跡之存者至則宛然無恙因伯舉手賀曰久而不滅山川之靈也可以數年即可以千載詩詞與聯借名山而不朽矣予曰汝見四方諸名勝前人碑刻百有一存者乎石且易朽何有于木且亭非千年物也異日亭之不存詩將安傳且吾更慮陵谷變遷焉知千百年後此山此石不併入巨浸中耶欲計久長則有古人之三不朽在無

須問諸水濱

佟碧枚評疎宕亦復秀麗在東叔子騷之間

夢飲黃鶴樓記

仙家自昔好樓居吾料乘黃鶴者去而必返詩客生前多羽化焉知賦白雲者非即其人此予題黃鶴樓之聯也十年心醉此樓名今日登臨體較輕目眺神仙道去鶴酒澆鸚鵡由狂生莫嗟老大無休息還喜中原少戰爭試倚危欄聽逝水至今猶作鼓聲聲此予登黃鶴樓詩也往返于斯一載周客遊不壯壯仙遊懸盧也當日騎黃鶴買醉無慚典黑裘壁上新詩終

漫滅石頭銘字易沉浮臨行莫惜重登覽知復何年
上此樓此予別黃鶴樓詩也一樓耳既登之復詩之
又復詩之亦可謂眷戀之深而周旋無不至矣乃既
去而夢覺而復為之記無乃鍾情過篤物而不化犯
吾家老子之忌乎曰不然物不足以泥人其所以泥
之者必有物外之物是以繫人思後之思予客武昌
一載多賢主人如蔡大中丞仁菴董大中丞會徵張
方伯九如高臬憲欽如王副憲鳴石王少參茂衍婁
觀察君藩紀太守予湘李太守雨蒼張司馬秀升唐

邑侯松交伯顧諸公皆一代賢豪三楚名宦予往來其間盡明國士之知飲酒賦詩無曠日又多在黃鶴樓上醉即枕藉乎其中古詩云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有如許臨邛妙主即以當時乘黃鶴者處此亦必去而復來來而不肯復去矧我輩為情之所鍾者乎是以既去而夢夢而不得不為之記也自壬子至今更六年所夢返是樓者奚止數四然皆模稜彷彿夢中所言醒莫能記是恍兮惚兮之夢非儼然宛然鑿鑿然是夢非夢之夢也曩時夢中所遇無非舊好

然所厚諸公或在或不在惟泉蕃高公則無往弗遇蕃高公友予更篤欲念念及之語云日之所思夜之所夢即此可見夢非夢也思也思物非思物思物外之物也其理既明請述夢境是歲七夕前一夜夢予仍客漢陽諸公析東來合聞讌集之所則以黃鶴樓對時予在于湘太守署中聞呼而往至則諸公皆在座矣高執予手訊曰喬美人無恙乎喬郎予之寵兒能歌善病歿于漢陽予作斷腸詩二十首悼之之人也予對曰死矣言訖痛哭諸公皆歎息高獨厲聲曰

一種黃鶴笑爾等亦不見斷蹶卿輩鄰邑觀其不朽

汝詩有云丈夫亦有淚但不灑兒女胡爲自謬其言先罰一巨觥子不能辨高亦不累罰劇飲逾時忽飆風大作繼以雷霆凭檻而視估客有覆舟于江者疾聲屑呼聞者心惻少遲見一物自怒濤中騰躍而起色赤有光犯樓直入幾抵乎座諸公目之爲龍子曰龍有角而此獨無殆蛟也座有一客似經識面而不記姓名欲乘此以去子急止之客曰有極不平事欲訴上界帝閽位高難達非乘此不可言畢遽去子錯愕久之謂諸公曰昔人乘黃鶴而升天此公御赤蛟

而詣闕豈赤蛟即黃鶴之幻形乎復飲逾時未見蛟
席忽更其所變高樓爲平地矣藉草而坐面江而飲
予詢諸公曰此何地邪諸公不答一客笑而言曰子
負詩名已久來楚又非一日豈鸚鵡洲而不識其處
不幾爲禰正平笑乎彼土纍纍即其墓也予懼謝不
已諦視其人即乘蛟以去者夫此一客適先何爲遽
去今胡以忽來予與諸公皆莫之詰且若未嘗有其
事者此則夢境之常無足怪矣至此遂覺覺後隱夢
中人自高公而外則有鳴石劉憲茂衍少參于淵大

守秀升司馬暨熊子元獻李子仁熟其餘諸公則在彷彿之間不能知其果在與否熊李漢陽人予詩文也

顧梁汾評自稱書得名以來使假天然有此一篇大文字與與家言綠二余三思

兩宴吳興郡齋記

予二十年來擔簦負笈周歷四方所至輒隨士大夫遊海內郡治共百五十有六而予所未到者僅十之二三從未有記而今獨記吳興者重其人因以重其地重之斯記之猶未有文字之先結繩以示不忘耳浙為天下之名區吳興又為浙之名郡是人皆知獨

太兼而有之

未知此一郡者乃古今名宦之淵藪而經濟勳猷文章道義之所從出也古以宦名當世者隨地有人然擇其功業最著而宦亦知名者每郡不過一二人四五人而止矣吳興則不然合守令計之雖連十僕難數就郡言郡其爲良二千石者亦非屈指所能盡也在晉則有王右軍父子謝安石父子兄弟叔姪在唐則有顏魯公杜牧之在宋則有蘇東坡孫莘老王龜齡文與可之數公者得一可以光郡治矧接踵其間似地必擇人而後與居又似人必擇官而後拜非

此不足宦遊者此予重古之人而因重其地也今之
太守則爲于懷胡公公出世胄而雅好讀書嘗以天
下爲己任歲甲寅
朝廷欲誅叛逆靖四方求忠臣于勳舊之門拔四十
人從征而公最其選南入浙適吳興缺守遂補是郡
時年二十有奇精儆練達老于吏者莫能過之戢僚
屬以嚴撫黔黎若子不朞年而化成較王謝顏蘇諸
公時有後先政無軒輊是予之重今人無異于重古
人矧今人所居之地即古人嘯歌登覽之地乎記之

遂不容已署內舊有墨妙亭愛山臺六客堂三櫟搆墨妙始于孫莘老藏前人賦詠詩文及碑刻于此故名東坡爲之作記愛山臺自宋郡丞江公徧石于外實土于中高地丈餘以備眺覽東坡詩道場山有尚愛此山看不足之句故以命名六客堂宋太守李公建因與蘇子瞻張子野楊元素陳令舉劉季孫五人會飲于此與已共爲六客因名焉皆郡治中勝蹟也年深物舊日漸圮頹道公至止愛山臺雖山不見名徂而堂亦徂碑刻無存僅有雷轟薦福選書何在如經

俟菴後評精帶六朝子厚永叔亦時有此不害其爲大家也

火燎咸陽惟荒亭尚存然風雨飄颻人跡罕至爵靈光亦難久立矣公憮然歎曰風雅淪亡遂至此乎蒞任後二載百廢俱興工有餘暇捐祿米若干斛食之更出俸金庀材不擾公帑一錢民間一力刻日成之工甫竣而予適至公喜曰未來六客先至一人不妨自少而多請自今日觴客始維時葵鼎羅陳琴瑟在御風挹明道之塵月登庾亮之樓又復集佳伶奏雅樂予以一人復覩全盛且居諸客之先幸矣哉越二日而羣賢集矣登高臺而矚遠則道塲車蓋與[illegible]

山無分近遠悉獻媚焉臨虛亭而觀勝則明月黃海鎮雲諸樓與碧瀾堂浮暉閣俱歷歷在目諸客各試技能而亟于觀德故先以角射行古者爭爲君子之爭入見爲忿然而呼不知其爲藝然後識也射畢序坐諸客皆右手于引成言爲務先入者爲主始免于僭予甞勝政嚴飭不減于初蓋予雖不飲覩諸公行罰勸以金谷酒數未免憂人之憂謹意不禁競于前者讓于後以將皆半酬慮有失德故稍戢讙飲以善其後予于此觀酒德焉諸公謂勝事不可不傳屬予

爲記故述其崖畧如此在座之客爲鹾使李蔦贇別駕趙又韓遊擊將軍成耀先署別駕蔡霍林篆鼎烏程令君高鳳翥歸安令君何紫雯與公及予而八較當時六客浮其二云公諱璉三韓人也

閏月稱觴記

康熙戊午春三月之七日適郡司農李六佟公覽揆之辰時督軍糈入閩身在閩行及其歸也已越生辰旬日矣僚宷屬員以及黃童白叟咸以不獲稱觴爲根李子曰無憂也有閏在不閏他月而閏三月似義

天府評：適符稱觴，亦索妙記

評：推論及此，愈巧愈確

柳氏有靈故設此局以待勞臣觴于後爵之乎觴于前未嘗失其所生之日與月也且閏為歲之餘餘者壽之徵也公之為人倜儻好義公之為官廉明豈弟尸而祝之者無不欲其延齡益算而天忽奪之是明示有餘為仁明食報之一端耳又古人于所生之日為父母者懸桑弧蓬矢于戶以志四方公于是日勤王事而奉遠征正合弧矢四方之義同一生辰也昭然遂于前示有餘于後皆造物篤厚其躬而有意為之者也豈偶然之事乎抑更有說焉公之蒞浙也甫

評：閱年不聞官意新語刱

四閱月片席未煖即擢而之內爲
聖天子股肱臣于年則聞之惟恐其不遲于官則不
聞又惟恐其不速吾于此益見天之待公也厚而信
仁明食報之不誣也因于是日稱觴而記其事

佛日稱觴記

哲人之生必與凡民有異非得佳兆於未生之前即現奇瑞於降生之日帝王聖賢無論矣豪傑才俊之流如孫堅之母夢腸遶吳門孫策之母夢月裂入懷尹喜之產也陸地生蓮崔信明之誕也庭集異雀李

仁傳其中甚論無不奇闢又在在歸結于經乃見其大

顯忠之母生七日不克前修以劍矢置旁乃生種種異跡皆為荒唐予非信史信傳乃信聖賢曰中之一言予思不云乎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家產賢其為昌大門戶之始造物于此安得不微露其幾乎乃星家則以所生之年月日時定其人之壽夭貴賤爵論記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予孔子之徒也命之有無不敢定論但亦置之罕言而已然嘗競其淺者測之亦時時有驗淺者云何即時事以占吉凶如美景良辰賞心樂事皆佳兆也設於此際誕生就現在以測將來

[illegible]雜黄評
巧不傷雜
所以爲妙

思過半矣詩有藹藹吉人之號既曰吉人天未有不擇吉而生之者也吾今于觀察張壺陽先生之生益徵此理之非謬先生生于四月之八日是日維佛世傳中天竺國淨飯王妃摩耶氏生太子悉達八之日也是日大慧禪師上座號令衆曰今日正是四月八淨飯王宮生悉達吐水九龍天上來捧足蓮花隨地發夫佛之有無吾儒亦不當深論但據普天之下皆于是日浴佛浴佛之義猶之洗兒好善之家皆于是日禮僧御設齋供金鐃法鼓響徹人天合九州四海

計之是日所費洗兒錢幾與恒河沙比數乃有人焉適于是日降生是一家誕子百千萬億之家齊舉湯餅盛會就事論事豈平不奇乎如其果奇則天之生斯人也不苟而予以淺測深之法亦不甚悖謬而可從矣壺陽先生髫齡登第初嘆芳聲于詞林繼蜚英聲於郎署出秉風憲凡五蒞名區所沛甘霖幾徧寰宇乃今齒纔五十爲適郊登第之初年未買臣被薦入朝之第一日即使先生于今年之此日誕生猶能必其將來之富貴劉已驗者半而勳猷德業之未盡

駐立若尚留無限餘地以待日後之證吾言乎由是觀之四月八日之生誠非偶然焉知非天竺太子悉達八再來之身乎或曰佛性慈悲而近弱公性果敢而類剛似屬焉牛之不相及予曰人生三代以後非勇不能行其仁有雨露而無雷霆其為澤也不濟先生之性不類佛乃其所以為佛也

漢壽亭侯玉印記

杭之孤山有關帝君殿又名照膽臺始于故明萬曆年間告成之日有客攜漢壽亭侯印至事與時會人

昔與之因佩于帝像之臆間則其心乎漢殿久而穎鞠爲茂草地亦稍爲編戶所侵守土者令羽士護持此印匣而藏之至

大清康熙之十七年大中丞陳公過而歎曰謂盡臣廟貌聽其淪毀非所以教天下之忠也欲而新之追索所藏玉印則啓匣蕩然莫知所往謂其失于盜乎則玉不盈握所值無幾且有漢壽亭侯帝君姓名非可售可藏之物盜雖愚應不至此誰其事者舉而屬諸天謂此神物也廟興則來廢則去猶仕宦

之銅符墨綬與進退之日相終始廟既頹圮帝君之精爽必含此而去直乎其不存也予初聞是說頗迂誕之迨廟成而此印復至若有神物齎來者即欲終迂前說不可得矣其至也不于廟不于民間而于大中丞指使之人之門外黎明啓戶有物當前舉而視之即此印也適獻于公而知爲天授然公則目爲偶然不欲深言其故恐神道設教之惑民耳但令送入廟中還其故有而已印方四面皆寬二寸許惟二面有文一曰漢壽亭侯印一曰關羽之印洞其中以受

組蓋帝君昔日所佩之私印非須自朝廷者也玉則逼真漢物篆文鐫法皆近古非萃秦倣漢者所能爲斯印失而復得固奇然不得于他人而得于大中丞陳公之手更奇陳公誕于五月十三日舉世皆于是日祀帝君謂是日爲帝君生辰又有言其非是者然吾儒所信者正史正史不載生辰即他書或有亦未敢從舉世云然則亦吾從衆矣先聖後賢生于一日無怪乎道同志合勳業炳然且焉知非楚人之弓仍爲楚人得乎是爲記

[illegible]山齋評有奇文亦有其格謂與[illegible]文與寄日敘不相上下。

傳

秦淮健兒傳

嘉靖中秦淮民間有一兒貌魁梧色黝異生數月便不乳與大人同飲啜周歲怙恃交失鞠於外八歲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為健一[illegible]羣兒鬭莫不辟易羣兒結數十輩攻之健兒縱擲或啼或號各抱頭歸愬其父兄父兄來叱曰[illegible]龍犬敢與老子相爾耶健兒曰焉敢相爾為長若[illegible][illegible]武之勞則可耳乃至父兄前以兩手擎父兄一寸[illegible]去

地二尺許且行且止或昂之使高或抑之使下父兄恐顛仆莫敢如何但咕咕焉鄉人聞焉健兒性善動不喜讀書外氏命就外傅不率教師夏楚之則奪朴裂眦曰功名應赤手致焉用槧槧章句爲師出即與同塾諸兒鬬諸兒無完膚又時盜其外氏簪珥衣物向酒家飲醉即猖狂生事外氏苦之逐於外爲人牧羊每竊羊換飲詐言多岐亡主人怒復見撻背已弱冠矣聞倭入寇乃大快曰是我得意時也即去海上從軍從小校擢功至裨將與僚友飲酒酣鬬力斃之

罪當死遂棄官逃之酒易姓名隱于庖丁民家有犢丙夜往盜之牽出必鬧呼曰君家牛我騎去矣呼竟倒騎牛背以斧砍牛臀牛畏痛迅犇若風追之莫及次日亡牛者適市物色之健兒曰昨過君家取牛者我也告而後取道也奚其盜索之則牛已脯矣無可恚市中惡少推為盟主晝縱六博夜遊狹邪自恃目藐嘗嘆曰世人皆不足敵但恨生千載後不得與拔山舉鼎之雄一較勝負耳邑使者禁屠牛健兒無所事事取向所積牛皮及骨角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

金將歸飲旅館中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見之謂曰前途多豪客此物宜善藏之健兒擲杯於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有能取我腰間物者當叩首降之將有少年數人醵于左席聞之錯愕起問姓名里居健兒曰某姓名不傳向嘗豎功于邊陲今掛冠微服牛耳于泗上諸英雄少年問能敵幾何輩健兒曰遇萬萬敵遇千千敵計人而敵斯下矣諸少年益錯愕健兒飲罷束裝上馬不二三里一騎追之甚迅健兒自度曰殆所云豪客耶比至則一後生健兒遂

保闇公評
筆力雄恣
如范蔚宗
叙昆陽之
戰時

不介意後生問何之健兒曰歸酒後生曰予小子亦酒人歸途迷失望長者指南之於是健兒前驅馬上談笑頗相得健兒謂後生曰予服弓矢善決拾乎後生曰習矣而未閑健兒授試之力盡而弓不及彀棄之曰此物無用佩之奚爲後生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乃引自試時有鶩唳空後生一發飲羽鶩墜馬前健兒異之後生曰君腰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彼在此覩以相示後生視而劇曰此割雞屠狗物將焉用之以兩手一折刀曲如鈎復以

兩手伸之刀直如故健兒失色自籌腰間物非復我有矣雖與偕行而股栗之狀漸不自持後生轉以溫言慰之復前數里四顧無人後生縱轡一喝健兒墜馬後生先斬其馬曰今日之事有不唯吾命者如此馬健兒匍伏請所欲後生曰無用物盡解腰纏來獻健兒傾囊輸之頓首乞命後生曰吾得此一囊金差可十日醉予猶草菜何足誅鋤撥馬尋故道去健兒神氣沮喪足循循不前自思三十金非長物但半世英雄敗于乳臭兒之手何顏復見諸弟兄遂不歸泗

向一村墅結廬賣酒聊生每思往事輙悒悒欲死一日春風淡蕩有數少年索飲裘馬甚都似五陵公子而意氣豪縱又似長安遊俠兒擊案狂歌旁若無人且曰滌器翁似不俗當借之遂拉健兒入座健兒覷九人皆弱冠唯一總角者貌白皙若處子等閒不發一言一言則九人傾聽坐則右之飲則先之健兒不解其故而末坐一冠者似嘗識面睇視之則向勒馬劫財之人也謂健兒曰東君尚識故人耶健兒不敢應後生曰曩昔途中解腰纏贈我者非子而誰我儕

江麗祠評：世上夜叉王不少。何作此王外傳。

豈攘攫者流特于郵旁肆中鬪于大言悲世故來與予雌雄。不意竟輸我一籌。今朱霹靂其遂出。左袖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一年。亦當有之。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共予之。健兒不敢受。一後生拔劍努目曰。物爲人攫而不能復還之。又不敢取。安用此輩。夫爲健兒懼。急內補中。乃治雞黍爲懽。諸後生不肯留。歸金者曰。翁亦可憐矣。峻拒之則難。挑衆方止。時爨下薪窮。健兒欲乞諸鄰。後生指屋旁枯株謝之曰。盍截斧斤。健兒曰。正欲無斧斤耳。後生躊躇久之

別房伸評
叙述猶龍 [illegible]

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為也總角者以兩手抱株左右數撓株已卧矣遂拔劒砍旁樹燃之酒盡無算乃辭去竟不知其何許人健兒自是絕不與人較力人毆之則袖手不報或曰子曩日英雄安在健兒則以衰朽謝之後得以天年終不可謂非後生力也

義士李倫表傳

義士李鑑字倫表杭州郡學諸生福建巡海道陳公大來之幕客也爲人厚重醇樸外不足而内有餘陳

公喜談諧善揮霍多聲樂之嗜倫表則力崇儉素終年不近色與人言吶吶然不能出諸口事事與公相左雖由性然亦欲以身諫耳若是則公宜憚與居即居亦不久孰意其觀之變之信而任之歷十餘年如一日雖骨肉兩親不當過甲寅之變耿藩遣使持檄至約與同叛時公方視事見檄髮指對使手裂于公堂入謂倫表曰綱常壞矣吾輩處此當若何倫表曰公意何居蓋先一兩端而後失其是也大來曰游道不藉兵難以議戰惟集同城文武合謀奮死力鬬

守以俟天兵之至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倫
表曰善但守則必需積貯乃今庫帑罄懸倉無斗粟
奈何且慮同城文武未必皆心此心姑嘗試之可耳
言畢促公早出詎意集衆之令未下而所屬文武已
先易服以示右袒且慮當堂毀檄明示不從耿藩閩
罪之師旦暮即至池魚林木之殃在所不免肘腋之
內郎有伏戈反向與邀功于首事之一人者公亟出
郎退謂倫表曰事不諧矣有死無二但少一程嬰杵
臼爲宗祀計雖忠不孝爲可慮耳倫表曰先生豈疑

采修齡評
抑揚頓挫。法度井然。又皆出于天機之自發文中化

我哉。我有不諱。我當行之。此頭可斷。此言不可食也
公笑曰。知君必爾。姑以前言戲之。言訖。拜託倫表。亦
拜而受之。公自是勇于剗難。無纖毫內顧于衷矣。遂
借妻妾愛女共二十有一人。同將纓首將公門于帷
居長一人名汝器者。年十五六。餘皆黃口嬪孅死者。
調護生者。皆以一身任之。然任之非易事也。此時地
覆天翻。人心叵測。既以叛者為是。即指不叛者為非
同城文武。保無欲絕龍比之後。以快謀篡之心者乎
此同時僚采之可慮也。且前此海禁甚嚴。公亦奉命

境也。

惟謹有愚民嗜利忘害違禁出洋以與非常之獲者公必殺無赦是以漳泉二郡之民奉公者藏之如毋親法者疾之若讐乘此紀綱廢絕之時保無遷怒于睚眦以快其私忿者乎此遐邇人心之可慮也是此四孤也者實為衆射之的此即當日程嬰杵臼合謀謂立孤難而死易杵臼匿假孤于山中嬰出謬舉取假孤與杵臼而殺之真孤始得有延之勢也當日為屠岸賈者一此時則徧地皆其人矣倫表以一身撫四孤既三倍于程嬰受託之數又以一身充二役安

又評　倫表苦心已盡托出即使自陳衷曲恐亦不能條悉及此

所得僞匿假孤之詐自而殺之其難之又難可知已倫表則施妙用于其間欲爲忠臣撫孤先絕不忠者之心以消其忌且此際之奸民不懼死者而懼生者不畏忠臣而畏逆臣權在彼也倫表往來其間飲酒劇談無虛日諸孤賴以安枕未幾而落使復至移諸孤及倫表入省城安置將海上有事倫表慮生者行後諸棺燬于兵火且俱在海道署中此時厝冢者係倫表同鄉故不令他徙將來代之者至豈復能容故力請緩期俟擇土瘞棺而後去使者不能待欲先挾

諸孤以行倫表以明哲保身之術授之使先行而已後至執意諸孤行後鄭錦率海兵登岸取潮漳泉二郡與之使盡墾而守屠其地者無兵符不得出境是以諸孤在省倫表在漳廐馬牛不相及矣倫表安厝諸棺各得其所又皆覆以幾土爲將來移葬之地時有總兵趙得勝者駐兵海澄林陳公必有厚積許欲發其所藏生前寄心腹者惟倫表一人未有不知其處者執赴海澄訊之與紀綱孔五同日被逮立則陳氏之義僕也挺身而前詞司鎮鑰計出納者惟我一

東修齡評忠臣若彼義僕烈婦萃于一門上下千古所僅見者

人李乃西寶焉與內事趙曰果如是當直言無隱立曰主人素輕財俸錢入手隨時散去况負債逋只數萬計有亦償債豈獲存留趙不信拷之所格加敲榜掠至數百而不死次日復訊如前始終無異下立妻有殊色趙將內之歎曰主為忠臣夫為義僕豈可以一人事讐而玷全家名節乎自經而死趙志未遂復將有事于倫表時耿鄭不睦鄭彊告發檄趙出師趙繫倫表于獄俟歸日處分倫表羈囚困苦備嘗慘酷後趙以抗耿被殺倫表得脫返漳不數月而

王師至矣耿乞降鄭亦復歸于海倫表遣人逆諸孤爲扶櫬還鄉詐詎料鄭兵伏于草莽奪陳氏諸孤而去倫表搶地呼天謂我勤勞數年與撫諸孤成立扶喪北返然後冐死叩閽乞

聖天子奬譽忠臣而恤其後乃今若是是我負託九原爲善不終何以見鄭巳于地下觸頁流血怨艾不已時在新海道毓賢王公署中王公勸慰再四雖强爲飯食而五中摧裂膏肓之疾遂貽于此矣自是日漸尫羸醫卜皆云不吉王公謂其子曰汝不勸父生還

必作異鄉之鬼。汝能免于不孝乎。其子泣諫不從。必欲以身殉。知己王公曰。汝殉知己固宜。但聞兩尊人在。望汝甚切。古之義士。有親在。不敢以身許人者。汝獨厚友而薄親。權其輕重。無乃不可乎。倫表聞之。憮然失色。乃詣諸棺所哭別而行。夫以病軀歷遠道。兼之所欲弗遂。憤而繼之以勞。求其弗死不可得矣。然猶幸不死于道。而死于家。天報善人。惟此一着。其餘皆不可問也。其尊人告予曰。吾兒易簀之前。命家人設五神位于中堂。祀東西南北及中央土之五帝。

樹棠汾評 笑而却窮情之所寄玩此可矣

家人詢其故謂五帝奉玉皇詔而來將有以命我也。家人曰若是非特免災且多後福矣。對曰不然其所以命我者乃使治鬼非治民也。言訖從容談笑而逝。予謂果如斯言始足以服爲善者之心。否則爲善者謹之說。幾乎謬矣。奪顏回以年。靳伯道以嗣。若者前車之既覆者也。仁義道德之事。孰昔復爲之哉。

荀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

荀王二姬生前無名。皆呼曰姊。荀晉人即名晉姊。王閩浦人即名閩姊。既曰無名則何以荀復生再來之

此眼須在真處碎處苦極痛處令人羡令人妬令人然作者解戀不得怨尤更不得

號曰死後追憶不忍。此其小字故爲是稱。一則與其復生。一則喜其再來。皆不忍死之之詞。猶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歲丙午。予自都門入秦。赴賈大中丞膠侯。劉大中丞耀薇。張大將軍飛熊三君子之招。道經平陽。爲觀察范公字正者少留以舒喘息。時止挾姬一人。姬患無偕。有二姁聞風而至。謂有喬姓女子年甫十三。父母求售者素矣盍往觀之。予曰。旅囊羞澀。焉得三斛明珠。辭之弗往邁太守程公質夫過予。見二姁在旁。試曰。納如君乎

亦盤陽評：夜光之珠不必定于出津絲綫之聲音必盡于絲竹正此之謂

予曰否其以實告太守曰無難當爲致之旋出金如干授二婦少選則其人至矣雖非殊色亦覺稍異凡姿蓋純任本質而未事丹鉛者此女出自貧家不解聲律爲何事以北方鮮音樂優孟衣冠即富室大家猶不數見矧細民乎是日有二三知己攜樽相過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詞名鳳求凰此詞脫稿未數月不知何以浪傳遂至三千里外也二姬垂簾竊覩予以聾瞽目之非惟曲詞莫解亦且賓白難辨以吳越男子之言投秦晉婦人之耳何異越裳之入中國請得

張壺陽評。慧心夙悟。决非偶然。

譯者在旁。遂字為之翻譯乎。大日請之曰。昨夜之樂樂乎。對曰樂。予謂能解斯可樂。解乎。對曰解。予莫之信。謂果能解。試以劇中情事。一一為我道之。渠即自顛至末。詳述一遍。纖毫靡遺。且若有味乎言之。詞終而無倦色。予始異焉。再詢詞義則能明矣。曲中之味亦能咀嚼否耶。對曰。有是音。有是容。二者不可偏廢。容過目即逝矣。曲之餘響。至今猶在耳中。是何以故。莫能自解。予更奇之。然信其初言。而終疑其後說。謂聲音道微。豈淺人能辨。必飾詞耳。乃彼自觀劇以後

歌與勃然每至無人之地輙作天籟自鳴見人即止恐貽笑也未幾則情不自禁人前亦難押舌矣謂予曰歌非難事但苦不得其傳使得一人指南則湯上之音不足效也予笑曰難矣哉未習詞曲先正語言汝方音不改其何能曲對曰是不難請以半月爲期盡改前音而合主人之口如其不然請計字行罰予大悅隨行婢僕皆南人衆音嘈嘈我方病若楚咻彼則恃爲齊人之傳果如期而盡改儼然一吳儂矣郭之不期然而然若是往往不一而足此時身已入秦秦

袁籜陽評
何堪延年
度曲簾下
頓解

答贅朴焉得授歌之人適行一金閶老優年七十許舊肅王府供奉人也失主無歸流落此地因招致焉始授一曲名一江風師先自度使聽復生低徊久之謂予曰此曲似經過耳聽之如遇故人可怪也予曰汝未嘗多聽曲焉得故人而遇之復生追憶良久悟曰是已是已前所觀鳳求鳳劇中呂哉生初訪許嫗且行且唱者即是曲也予不覺目瞪口吃奇奇不已謂師曰此異人也當善導之于是師歌亦歌師闋亦闋如是者三復生曰此後不煩師導矣竟自歌之師

大駭謂予曰此天上人也予授曲三十年閱徒多矣數十遍而微知大意者慧人也中人以下之資數百遍尚難釋口不待痛懲切責未能合拍乃今若此果天授非人力也斯言近實而未驗乃不三日而悲絲判然矣因當日隨來舊姬與之同學均一曲也人一能之己百之猶不免于痛懲切責以是知師言不謬而此女洵非人間物也由是日就月將無生不熟數句以後師謂青出于藍我當師汝矣客有來聽者以緊[illegible]隔之無不食肉忘味復生曰樂必與鹿互奏鳥

奚念庵評

西子王嬙皆以不壽使人見惜不則鶴髮雞皮何足追念天姿二姬之年而以笠翁之文壽之可謂巧于壽美人者

必鸞鳳齊鳴始能悅耳茲以一人度曲無倚和簫和之者無乃岑寂太甚乎予知此言爲縈流而發以同堂共學者之非其倫也未幾蘭州某主知予有登徒之好有先購其人以需者到即受之不止再求一人而再來其齒稚也始至之日即授以歌令復生爲師而今則以復生師之矣復生之奇再來繼師之奇復生贊不去口而且樂形乎色謂而今而後我始得爲倩鳳之鳳合墳之能矣請以若爲生而我充旦其餘腳色則有諸姊妹在此後主人製曲勿使蕭後浪傳

秘之門內可也。時諸姬數人。亦皆勇于從事。予有不能自主之勢。聽其欲為而已。歲時伏臘。月夕花晨。與予夫婦及兒女誕日。即一尊一簋。亦必奏樂于前。賓之嘉者。友之韻者。親戚鄉鄰之不甚迂者。亦未嘗秘不使觀。如金陵之方邵村侍御。何省齋太史。周櫟園憲副。武林之顧且庵直指。沈喬瞻文學。皆熟諳宮商。專心詞學。所稱當代周郎也。莫不以小蠻樊素目之。也可知已。予于自撰新詞之外。復取當時舊曲化陳為新。俾場上規模瞿然一變。初改之時。微授以意。不

張壺陽評
脫脂粉氣
有儒者風

數言而輒了。朝脫稿暮登場。其舞態歌容能使當日神情活現氍毹之上。如明珠煎茶琵琶剪髮諸劇。人皆謂曠代奇觀復生。未讀書而解歌詠。嘗作五七言絕句不能終篇。必倩予續。是師殀折之徵。性柔而善下。未嘗以聰慧驕人。再來之柔更甚。嘗以嘻笑答怒罵。毆之亦不報。有婁師德之風焉。聲容較之復生雖避一舍。然不宜嬌而宜男。立女伴中似無足取。易粧換服。即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即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麈尾而伴清譚。不知者目爲

翁恬在登場中

顧且庵評
人間能得幾回聞謂推[illegible]燒香矣奇語笙翁雙成邪[illegible]宵久墮塵境耶唯多情者乃能忘情無

趙姬實予之蘭友也予數年以來遊燕適楚之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東西諸鬟悉爲從者未嘗一日去身而能候予之饑飽寒燠不使須臾失調者則二人之力居多壬子冬復生誕一女以不善攝生致病然素善諱疾不使人知其意無他以予終歲浪遊于外知其疾必阻之恐作失羣之鳥不獲偕行故耳癸丑適楚客于漢陽病漸加而容不減非惟不治藥餌仍望以絲竹養生因所就在是非此不足[illegible]情也越夏徂秋稍有倦色予始知而藥之奏[illegible]

為癆瘵負此花前一厄

張壺陽評解音律不啻知慧才確奇

醫一二至者皆同射覆非曰寒即曰暑即曰中若總無辨其為癆者病劇心識從未戀惜惟臨終數日始僵臥不起前此皆力疾而行仍靚脂澤同儕訊以故答曰非不欲臥恐以不適戀主人徒擾支思無益于病者時予方輯一家言之初集未竟啟也言畢即令焚香觀天謂予得侍才人死可無憾但惜未能偕老願以來生續之又以此詩囑同輩令勿使予知諸姬中惟與再來最密臨殁以女綬之屬其撫育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貌或出譫語某自抱病至終無一

誕妄之詞，詼諧亦無。微不悉。死時面目較生前覺好。含斂之物，悉經手撿，目覩倩人盤櫛畢，乃終。予方慟悼不已，諸姬復以前言告予，益撫棺慟哭，不忍獨生。甲寅入都，中諸姬不與，惟再來及黃姓者二人與俱。再來居常安好，從予七年，不識參苓芝朮為何味。忽于舟中得疾，天癸不至，腹漸膨然，謬以為娠，喜甚，望誕兒。凡客贈纏頭，人皆隨得隨用，彼獨藏之，欲儲蓄為兒製襁褓。至是謀以可憂為可喜，如是者屢月，病不稍減，而經忽至焉，始知從前見食而嘔者病也，非孕

也。婦則認憂爲喜。今則轉喜成憂矣。又以向受復生
乳孤之命。詎意甫十未幾。女亦旋殁。未免負託九原
時時抱痛。皆致疾之由也。予未出門時。諸姬中有一
善妬者。好與人角。予怒而遣之。再來不解予意。謬謂
一遣百遣。乃向内子及諸妾曰。生即李家人。死葬李
家土。此頭可斷。此身不可去也。内子數設疑詞難之
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求得所之爲愈。再來
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饋有人。又有諸妾可守。予獨不
能安于室乎。諸妾又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

奚侍對曰主母侍諸郎君子請侍其所侍內子及諸妾聞之無不沾沾泣下有一人而三男者嘉其賢淑欲以幼子予之再來曰姑緩數年如果不肯請踐斯諾其性之貞烈若此臨逝執予手曰夏綠遂止此乎將欲泣無聲且無淚矣二姬之年皆終于十九再來少復生一歲亦後死一年噫予何人哉嘗試捫心自揣我無司馬相如白樂天蘇東坡之才石季倫之富李密張建封之威權而此二姬若則去文君樊素朝雲綠珠雪兒關盼盼不遠是爲何故且造物既予之

張竹坡評：珠還合浦，璧反連城。

矣。胡復奪之。予是則奪非，非奪是則予非，非予必居一于此矣。且予又有惑焉。婦人所尚者二，貌與年也。予觀若何，無論安仁叔寶不敢與之比衡，即尚主爲左思，並立猶自覺形穢。至論其古人序齒，即趙孝與孝二會，猶居上座，則諸少年場乎。若是，則此二人者宜求爲覆水之不暇，奈何反作堅拒不解，自甘碎裂于盆盎中耶。或曰：惟其本念究竟由于憐才。夫才之有無多寡，姑置弗論，即曰有之，亦惟有才者斯能憐才。彼非多識字善讀書之人，知才爲何物而憐之乎。此千古

離明之事茲惟傳其行略以示不忘而已矣若謂二姬應爲我得則人皆有目吾將誰欺

張壺陽曰情緣奇合古今不少槩見笠翁以肉帛之年得尤物于秦晉之陬以之充後陳容或有之使之諳聲律不惟地非其產亦且用違其才何期夙根湊合如此之奇也得此娛老是鄉且慮有丁誣之變乃竟雙雙遐舉其爱良人也甚宜不然世豈無孫秀輩希覬其人側目以待但媿我無賈至楊公南之福不及見元載溫英耳

佟羿救曰。昔人謂相如傳係其自作。太史公愛其文詞不忍去。因爲删拾成篇入之史記。笠翁之文詞及一種深情逸致。真不減相如。使異日有太史公出。必將采而著之。二姬可以不朽。稱世之艷。今自命而僅享瞬息之榮者。其所得大小厚薄爲何如也。

毛穉黄曰。孫仲謀語周郎。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壻。亦足爲歡。今喬王二姬得笠翁之文以傳。雖夭亦快。且使其後笠翁而死。則何從得此。然

[illegible]

則其不壽也乃其所以為大壽也歟

朱靜子傳

朱靜子者毓人名兹予友毛子稚黃之素臣也曷言乎素臣曰靜子之歸毛子閱十有五年以處子始以處子終猶人以左丘明臣素王臣之以心臣之以傳春秋之功未嘗實以身事而縻其爵與祿也毛子非旋欲妾之以名靜子亦非不欲臣之以實柰何靜子未毛子病毛子愈靜子死彼造物厄之以素傳作婦中丘明者然此所以為有此乎所以為作傳也靜子

之入門也年甫十三毛子惜其幼。使待年于閨閤二載可御矣。微御近之輒面赬避去毛子仍養其幽貞。非遽使當夕再踰年而毛子之尊公卒寢苫次踰年。病遂始矣一日劇屬後事于家人謂此女年少宜嫁作良家婦勿多受財足備奩遣之可矣時諍予在側一聞斯言且怒且哭謂吾身豈復舍乎哉有之死靡他而已毛子自是益重之病十載不愈婦與他姬皆沒撫諸子理中饋皆任以一身尤善調攝病者以均寒燠防饑飽代醫擇飲食之宜補于人者代藥毛

包璿黃評　駿馬駐坡。黃河入海之勢

子瀕危十餘載。終能免于不諱者。誰之力歟。乃病者稍有起色。而不病者反病。且入膏肓。毛子拯之甚力。未嘗不以醫我藥我者醫之藥之。而無如造物故欲示奇。使作古今來未有之変。俾聞者悲之弔之紀之。傳之。不忍其與草木昆虫同腐朽也。年二十七而謚焉。以殁。嗚呼。豈事病者過勞而致此歟。抑天生此女。原爲毛子已病而設。病愈則藥屏。猶古所云。飛鳥盡。良弓藏者歟。先是。生家推静子屬虎。生時以亥。謂虎陰獸而屬亥。陰時而終。此女性必殺。法當尅夫。及毛

吳壺陽評
附合佳人。傳心剩骨。所以詩王願爲之死。

于病甚。静子謂諸女伴曰。主人疾。皆由我星者之言果驗乎。若是則我求先死損其算以益主人。由此語測之。或者静子默禱于天。願以身代而天果聽其誠焉。是亦未可知也。性素貞慈。不苟言笑。雖久司家政。未嘗以名一錢自食一味。主人或有賚予。輒藏以待之。德音籍。是毛子哀之。以其所撫諸子豹臣奉爲慈母。執喪三年。而主祔廟。數之亦云至矣。諸子虎男爲作傳。詞簡而意悲。乃毛子患之。爾爲又以屬予。時予方自悼詩王一一嫗。爲作合傳。畢遂爲述此静子

毛稚黃評：一結更出意外，風致泠泠。

有靈必覲我二姬于泉臺，屢以一言慰之曰：汝侍雅席六七年乃亡，其非素臣也明矣。我目猶可冀汝復何藉于中，故吾知其必相覲面，眠莫逆于心也。若是，則汝三人之留連地下，不猶我偕毛子之容與人間乎。

毛稚黃曰：人雖微，事雖小，卻奇。此文凌虛擣實，俱能寫照傳神，柳子厚雷五誌不足道矣。董文敏云：田夫村女有至性至行，便是奇人；文能洗發人妙，亦便是奇文。

張壺陽曰。盧花悅目。貞女歸空。稚黄可與張詠沈特并駕房帷。得笠翁一誄。立使粉骨生香。文中嫐奇數運大似淮南尉繚等作

贊

許青浮像贊　有小序

青浮何人。徽彩許公之賢嗣也。公以吾郡別駕。郎繼吾郡司馬。憐才好士。客我於署中者。凡二年。自鼎革以後。音問不通。聞已溘焉朝露矣。今得見青浮而復睹其小像。神情曠逸。儼然夫子之在當年

李觀齋評數語其詞以示幼巧真神情活現紙上無上三毛才之不可方物也如此

闕之有若似聖人不闕伯魚似孔子予謂予之子父不求肖而肖存焉神在故耳吾恐有若之似終不能比于伯魚之不似也是為贊

松間之人吾熟識汝昔冠進賢蔭吾桑梓蔽芾甘棠父母孔邇思之不得胡來乎此卒然遇之神情宛爾諦而視之非吾君也吾君之子

范晴齋像贊　有名仙異術

人與人為徒汝與天為徒神仙寄喉舌妙理不虛無苟非正直無私之上格何以不倚他人執筆而獨眷

又評
竟君何從而得此

眷于。青書不諱之董狐睹君之貌識君之初寔是五城十二樓中之座客降爲能書不諱之尚大天饑以謾而非謾上帝雖疎而不疎焉知今日不自屬草而僅爲仙人運筆者他日不自吐靈秘而復假手凡人以作書。

梁冶湄明府西湖垂釣圖讚

李子遨遊天下幾四十年海內名山大川十經六七始知造物非他乃古今第一才人也于何見之曰。見于所歷之山水洪濛未闢之初蒼蒼然一巨物

耳何處宜山何處宜江宜海何處當安細流何處當成巨壑求其高不乾枯卑不泛溢亦已難矣倘能隨意成詩而且爲詩之祖信手入畫而更爲畫之師使古今來一切文人墨客歌之詠之繪之肖之而終不能窮其所藴乎哉故知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使山水與才情判然無涉則司馬子長何所取于名山大川而能擴其文思雄其史筆也哉予嘗天下之山水當分奇與秀之二種奇莫奇于華嶽及東西二粵諸名山是魁

奇嶽瀚之才也秀莫秀于吾浙之西湖是清新俊逸之才也西湖者山水之尤物前人方之西子後人即以名之蓋深知其窈窕難名而借人以名之者耳是造物之才暢乎彼而盡乎此矣然才情所萃之地必得一才人主之斯爲得所主西湖者向得蘇白二公相與盤桓者不過數載而千百年後詠西湖之勝者必及之未嘗一日去口實後乎此者雖不乏人而政事文章足與湖山媲美趾躡二公芳軌者莫如今日之梁谷霜先生者矣先生

之與西湖較二公之時與勢其難奚啻十倍二公當治平之日蒞民有暇得以嘯咏湖山宜也是造物之予人并止不容其才而且縱之使出以天地人之三才合而爲一點綴昇平其爲詩文何難之有冶媚先生到未期年即值鄰封有事師旅往來以此爲牧馬屯兵之地遂致淡粧濃抹之西湖淪爲蓬首垢面之西湖他人處此必坐視淪殘而莫能救當斯時也雖有蘇白之才向何地施其嘯咏乎先生之處盤錯如摧枯拉朽游刃之下恢乎有

餘安危定亂之功與峰辯比峙歟功頌德之日與禽鳥爭喧不轉睫而蓬首垢面之西湖見出本來相目其為淡粧濃抹如初矣是不特造物之才而且能縱之使出者亦惟先生是地踐此觀之賢于古人遠矣謝子文侯尊于素臣繪事中而名手也一為肖像一為布景不止繪西湖一隅為先生所轄之地諸名勝而合為一圖洋洋乎大觀哉圖成而索贊于予予謂數數言不足以罄先生保障西湖之梗槩因先述其才之克稱若此而後為之

讚曰
咄哉西湖寰中怪事萌以神奇遂能若是鬭府土之
精靈萃造物之才智商僮取其輝漢而無事于天深
不期于學海而還其為魑少虎狼之害多禽獸之媒
無波濤之險有舟楫之利近城郭而便應遊遨市廛
而絕騰沸誠哉山水之菁華充矣清幽之極至主其
地者為何人稱斯土者為良吏前有蘇白後有梁公
政能驅鱷才善雕龍清若鑑冰之碧水明如照膽之
青銅烽火未寧而前勘吐採寺書不輟而仍理兵戎

保三竺于灰燼之末出兩湖于糞壤之叢西子之音容未改趙公之琴鶴猶從時乘一葉任水西東不繫不履如嬰如童其所釣者不在魚而在滿船明月其所利者不在物而在兩袖清風披斯圖也益信遊之勝槩識吏隱之高蹤千百年後欲訪甘棠遺跡者不在松濤柳浪之下即在青溪碧澗之中

余霽巖使君像讚

兒時讀晉書至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二語心竊疑之疑其手在此而目在彼心有二用視聽皆不專

也及讀歐陽永叔醉翁亭記始大悟知其揮絃之意之不在絃猶醉翁之意之不在酒耳既不在絃則併其目送飛鴻亦是偶然之事我目在彼而飛鴻過之是飛鴻就目非目之有意覓飛鴻也有意覓飛鴻飛鴻豈能至哉則是此二語者惟大解人悟禪理者能之嵇康而外不多見也孰意千載後忽見于霽巖使君之聽琴圖中旣聽琴矣胡復垂釣蓋所釣非魚猶之送飛鴻而以手代目耳乃余諦觀是圖又匪特追宗叔夜兼有伯牙子期之風

焉借聽琴雅事坐知已于一堂而所謂知已者非鼓琴之人相與聽琴之人也先生與沛甄周丁有水乳針芥之合周子之才固足重而重才如使君豈今時數見者哉先生繪周子之容周子宜繡平原之像一施一報均不可少也為之讚曰

當今之世斯文掃地士賤如傭宦尊于帝即或偶借非久即棄因好龍之少真識買駿之非易乃有人焉忘勢忽利貴賤皆同初終不異非特形影相俱即在畫圖弗離此交道之休徵亦世風之奇瑞覽斯圖者

豈可畧此古心徒誇遺義至其手執綸竿耳親樂器奔趨服役者童中之婉孌繾綣相親者女中之佳麗是不過繪圖寫照之餘文樂境閒情之碎事而已矣何足爲使君讚頌乎哉

吳念庵採芝像讚

造物之產靈芝與生人中之果才等草木之有根者人人得而植之芝則無根之物其生也莫知其然而然猶鳳凰之無卵可哺麒麟之無胎可娠蓋以天地爲卵而造化爲胎者也芝之草無根以山川